



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 中西方文化的对话 及其影响

I. A. Richards and Chinese Cultur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Its Influence

容新芳 著



商务印书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 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

I. A. Richards and Chinese Cultur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Its Influenc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容新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9017-9

I. ①I… II. ①容… III. ①瑞恰慈(1893~1979)—人物研究②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835.61
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045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RUÌQIÀCÍ Yǔ ZHŌNGGUÓ WÉNHUÀ

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
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

容新芳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017-9

2012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½

定价: 35.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言

I. A. 瑞恰慈是著名的文艺批评理论家,我们研究英美文学、英美文学批评的老师和学生对他的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但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与中國还有一段不解之缘:他曾六次来华访问和工作,在华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并在北京翻译了《孟子》。本书作者容新芳研究瑞恰慈与中国的关系,探讨中国文化对瑞恰慈学术思想的影响,选择了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毫无疑问,瑞恰慈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其实,中国文化早就以各种方式走向世界。前辈学者范存忠先生撰写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容新芳继承这一传统,以瑞恰慈为个案,论证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与影响,发现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文化对瑞恰慈的影响,其中包括孟子对他的思想架构、中庸对他的文艺理论、汉字对“新批评”的影响。同时,容新芳也比较系统详尽地论述了瑞恰慈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描述了他在中国普及“基本英语”的过程。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容新芳利用出国留学的机会,专程去英国剑桥大学查阅瑞恰慈的日记,故资料比较丰富翔实成为本书的特点和亮点。容新芳在深入研读瑞恰慈著作以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使得本书立论有据,研究扎实,具有学术价值。

容新芳于2002年考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于2006年9月顺利毕业。他在南京大学就读期间认真、刻苦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成书的这本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提高、润色成形的。容新芳毕业之后继续在学术领域耕耘,潜心读书,勤奋钻研,把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作为容新芳的导师,我对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衷心祝福他不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王守仁

2011年12月于南京大学

前 言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是历史的必然。可是,自“五四”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对西方文艺理论依凭太过,以至于丧失了中国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独特精神,变成了西方文艺理论的附庸,明显透露出以西方为价值中心的倾向性。事实上,西方的一些著名学者就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世界著名文艺批评理论家,作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源头的新批评奠基人I. A. 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瑞恰慈在20世纪初把语义学、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学研究、行为主义的心理逻辑概念等引入文学批评之中,从而把文学批评带上了“科学”的轨道。这一创举使他当之无愧地被世人赞誉为“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之父”。正如霍托波夫(W. H. N. Hotopf)和伯韦(Paul Bové)所说:瑞恰慈的理论著作影响了几几乎所有现代批评家,因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是以英国的新批评和俄国的形式主义为开端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也就是对西方文艺理论产生的影响,即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响因子存在。

瑞恰慈曾是英国新批评文学理论的先驱W. 燕卜苏(William Empson)、美国著名学者《诺顿英国文学选集》总编和《镜与灯》的作者M. H. 艾布拉姆(Meyer Howard Abrams)和中国著名学者钱锺书的老师,甚至英国文化批评理论家利维斯(F. R. Leavis)和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也都曾听过他讲课。另外他还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首相丘吉尔等世界政要的特殊关注,在世界文学界和西方政界影响巨大。因此可以讲,中国文化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是从源头开始的和隐性的。

中国文化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目前,揭示瑞恰慈文艺理论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影响因子,用中国儒家思想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影响的事实夺回一些中国文化在此领域的话语权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这符合国家目前

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就是要证明中国文化在当代文艺批评理论中的建设性作用,恢复中国文化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被埋没的声音和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和软实力,因为在登上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同时,强大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文化话语权。

瑞恰慈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1927年到1979年,他曾六次来华访问和工作,并在华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拥有如此地位的西方学者像他那样长久、频繁地造访中国。对中国的研究、访问和工作以及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瑞恰慈在中国高校的教学和学术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诸如钱锺书、吴富恒、王佐良和李赋宁这样的专家学者,比如钱锺书的《美的生理学》、朱自清的《中国文评流别述略》以及李安宅的《意义学尝试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的影响。除了对中国文化的青睐之外,他在中国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普及“基本英语”的过程中,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文化营养。可以说,除英国文化以外,中国文化是瑞恰慈思想的最大源头,比如他的《美学基础》、《文学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等作品都留下了“平衡”与“和谐”这些中庸思想的鲜明印记。为了使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他在北京翻译了《孟子》的部分内容,还写就了《孟子论心》一书。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从文学和教育入手,从文化差异中挖掘和谐与和平因素,并将其运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化实践。

从抽象的文论到具体的教学实践,瑞恰慈无不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他写的《实用批评》创建了“实用批评”理论,为“新批评”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意义的意义》开创了语义学研究的先河;《文学批评原理》用心理学的术语解释了价值理论、交流和诗歌分析理论。他还倡导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进行文学研究和批评,从而对长久以来主观武断的批评传统形成了动摇其根基的挑战。他的研究方法和影响使文学批评从主观主义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他创建的文学理论为后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改变了一代人的文学审美观。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于“把地球上的人联合起来”的目的,瑞恰慈开始研究教育方法,学习第二外语,研究翻译理论,并在全世界实施和传播“基本英语”。在鼎盛时期,他在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设有“基本英语”的办事机构。瑞恰慈的学术研究生涯长久,多彩辉煌,具有很强把握研究内容两端领域的学术能力,颇具“中庸”色彩。他的著作包括科学与诗歌、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东方与西方文化等题材,可谓包罗万象。总之,在许多方面瑞恰慈都是20世纪英语国家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他对文学批

评理论和语言的重点研究、系统研究精神、对科学技术和心理学的关注、对现代媒介批评性和实验性的跨学科研究方式、对翻译和古典人文主义的研究、国际主义精神等都标志着他多方面出色的学术成就,其中包括他从英语普及教学到高校学术研究的多个层面。在学术上,他改善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并且从宏观的视角思考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普遍问题。

瑞恰慈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中庸之道。宏观上他追求的是东西方的平衡与和谐,微观上他所追求的人生平衡之道不是寻求极端思想的折中点,而是对极端思想进行探索和融合。他在思想、学术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着太多极端思想的平衡。比如他推崇实验主义,又崇尚唯心主义;既爱科学,又喜欢诗歌;既研究可控制的解释评注性语言,又探索不可翻译的诗歌形式;既强调意象,又侧重非直观化的意义隐含;既主张文本的权威,又呼唤读者的权利;既愿意保持中和,又渴望实现突破;既喜欢对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进行研究(比如他写的《意义之意义》),又热爱对具有现实价值的实践进行探索(例如他在全世界传播“基本英语”);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既是古典宝库的挖掘者,又是新文艺理论的开拓者;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对古典的满怀崇敬,又对现代的充满好奇。在瑞恰慈的个性构建中,在中国和美国的经历展现了他的勇敢精神和对交流的坚定信念。他可以到古老的中国来学习、翻译中国的古典作品《孟子》,写就《孟子论心》,也可以到新兴的美国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迪斯尼的卡通画和电影技术推广他的“基本英语”。他是一个倡导平衡与和谐的人,奉行和实施的是一条中庸之道,想通过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了解、相互宽容和忍让、相互妥协和协调缩短双方在认识上的距离,达成共识,实现化解冲突的目的。

本书主要运用文化研究理论,从瑞恰慈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多次接触、在中国所从事的英语和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以及在中国普及“基本英语”的艰苦努力中所表现出来的中西方文化对话与相互影响入手,研讨了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和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论及东西方文化对话,近年来研究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多,分析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寡,而本书的重点和创新就是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影响和融合,认为瑞恰慈的理论和实践是中西方文化对话和融合的结果,因为他对文学理论和英语外语教学的两大贡献分别是创立“实用批评”理论和推广“基本英语”,而这两大功绩都与中国文化的接触紧密相连。

在全世界推广“基本英语”是瑞恰慈一生的梦想和追求,也是他教育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瑞恰慈既是“基本英语”的理论家、实验者、实践者,又是世界范围的推广大使,对普及“基本英语”贡献巨

大,尤其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影响深远。他认为人类交流中的误解往往是导致冲突和战争的直接原因,因此他以根除这种误解为己任,把有效交流看做克服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的桥梁。总之,本书主要想说明的是:不同文化只有在交流与对话中才能有利于相互理解和影响,才能有利于思想的全面和谐发展。

涉及瑞恰慈与中国文化的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是一个困难而崭新的课题。它首先涉及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国与代表西方文化的英国这两个古老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其中包括语言上的巨大差异。它要求作者对瑞恰慈的大量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进行“细读”和概括,进行梳理和系统化,并从中“读出”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最后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另一难点是随着这一历史事件的远去,他在中国的活动足迹和影响痕迹也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给资料搜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克服种种困难的基础上,本书在创新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从哲学的高度寻找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探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系统揭示了瑞恰慈与中国儒家思想的联系及其所受的影响,然后在跨学科的具体文本中分析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契合,从而在复杂深刻的世界背景中研究语言、文化、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中国文化对瑞恰慈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具体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宏观分析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探究和追踪瑞恰慈在清华北大的活动足迹和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最后探讨的是“基本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全书由五部分组成,首先是导论。东西方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学,比较学研究大多被文学研究占据,而文学研究又被文化研究吞食。比较学主张以他者为参照,主张跨语言、跨学科、跨地域国界研究,主张互文上的历史性、历时性研究。再加上本书的题目就是《I. A. 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所以本章主要对本书的关键词进行了梳理,特别研讨了“文化”内涵的历史沿革。

第一章“中国文化对瑞恰慈思想的影响”从理论思想的宏观角度讨论了中国文化,比如中国哲学和汉字对瑞恰慈思想构建的影响,因为只有对“瑞恰慈在中国”进行整体研究,只有探讨瑞恰慈对中国文化迎拒的深层次原由,才能做到宏观上的把握。本章从理论思想的宏观视角,特别关注中国文化对瑞恰慈影响的生成和发生点、他来华的动机及其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探究了中国文化如何参与构建瑞恰慈的思想体系,研讨了孟子思想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撰写《孟子论心》的过程,最后分析了汉字如何启发、促进了实用批评和语义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概述了瑞恰慈

为“新批评”所作的贡献。

第二章“中庸思想对瑞恰慈及其作品的影响”首先解释了中庸的概念及内涵,还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以分析瑞恰慈的文学批评理论为突破口,详细分析了中庸思想对瑞恰慈本人及其文艺批评理论的影响。本部分是第一章的细化,主要论述中庸对他的影响。早在来中国之前,瑞恰慈就研读了不同的《中庸》译本。他对《中庸》不仅仅是了解,而且做过深刻的解读和研究,中庸思想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著作之中,对他产生了终生的影响。他的《美学基础》受到了《中庸》和汉字一字多义的影响,他后来写的《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实用批评》、《柯勒律治论想象》和《修辞哲学》也都留下了“和谐”和“均衡”这些中庸思想的鲜明印记,但本章仅对他的几本重要文学理论著作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第三章“瑞恰慈文学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从瑞恰慈在中国的活动入手,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事件发展顺序为脉络,探究和追踪了他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活动轨迹,简述了瑞恰慈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论述了他对中国学界,其中包括对钱锺书、朱自清、李安宅、叶公超等人的影响。如果说本章研究的是瑞恰慈在学术上对中国学界理论上的影响,那么下一章则是他在实践上对中国英语教学的影响。

第四章“‘基本英语’与中国”首先研讨了教育与“基本英语”的关系,探讨了“基本英语”的起源和内容,分析了中国文化,特别是汉字对“基本英语”起源的影响,因为汉字多重意义和汉语用词少、信息量大的特点推动了“基本英语”的形成。本章还以瑞恰慈夫妇的日记为依据讨论了“基本英语”在中国推广普及的有利因素、具体过程以及失利的原因,藉此探索了语言、文化、思想、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随后论述了瑞恰慈最后四次来华推广“基本英语”的经历,讲述了“基本英语”对中国大众、中国英语教学的影响。

总之,本书力求说明不同文化只有在交流与对话中才能促进相互影响,进而促进思想的全面发展,其目的正在于用中国文化的视角研究西方文论,彰显中国学者研究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缩 略 语

本书将使用下面的缩略语来代表与 I. A. 瑞恰慈相关的常用资料来源名称：

- CI *Coleridge on Imagina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4.
- D/RCMC diaries written by I. A. Richards and his wife (unpublished), Richards Collections, Magdalene College, Cambridge.
- FA *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 coauthors C. K. Ogden and James Woo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2.
- H *How to Read a Page: A Course in Efficient Reading,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One Hundred Great Words*, New York: Norton, 1942.
- M *Mencius on the Mind: 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
- M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coauthor C. K. Ogde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3.
- PC *Pract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9.
- PLC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8.
- SP *Science and Poetr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26. 2nd Edition, 1935. 3rd Edition, entitled *Poetries and Sciences, with a Reorientations and Notes*, New York: Norton, 1970.

目 录

序言	i
前言	ii
缩略语	vii
导 论	1
第一节 文化与对话	2
第二节 瑞恰慈其人	11
第一章 中国文化对瑞恰慈思想的影响	30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与瑞恰慈	31
1. 瑞恰慈对中国文化的追寻及其体现	31
2. 瑞恰慈中国文化的其他来源和来华的原因	44
第二节 孟子和《孟子论心》与瑞恰慈	53
1. 孟子对瑞恰慈的影响	53
2. 《孟子论心》与中国	60
第三节 汉语对“新批评”的影响	71
第二章 中庸思想对瑞恰慈及其作品的影响	88
第一节 中庸思想及其内涵	89
1. 中庸	89
2. 中庸思想的内涵——平衡与和谐	93
第二节 中庸思想对瑞恰慈的影响	97
1. 瑞恰慈的中庸思想	97
2. 瑞恰慈文学理论中的中庸思想	101
第三节 中庸思想对瑞恰慈作品的影响	109
1. 中庸思想在《美学基础》中的反映	109

2. 中庸思想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的反映	117
(1) 中庸思想在瑞恰慈冲动满足论中的反映	118
(2) 中庸思想在瑞恰慈解释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反映	122
(3) 中庸思想在瑞恰慈悲剧理论等方面的反映	126
3. 中庸思想在《科学与诗》中的反映	129
4. 中庸思想在《实用批评》中的反映	137
5. 中庸思想在《柯勒律治论想象》及其他作品中的反映	143
第三章 瑞恰慈文学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150
第一节 瑞恰慈的前两次中国之行:在清华北大的日子	151
第二节 瑞恰慈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161
1. 瑞恰慈文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61
2. 瑞恰慈对钱锺书的影响	164
3. 瑞恰慈对朱自清的影响	170
4. 瑞恰慈对李安宅的影响	173
5. 瑞恰慈对叶公超的影响	176
6. 瑞恰慈对曹葆华等人的影响	179
第四章 “基本英语”与中国	186
第一节 “基本英语”的起源和内容	186
第二节 “基本英语”与中国的关系	193
第三节 “基本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有利因素	199
第四节 “基本英语”在中国的传播	206
1. 第三次中国之行:早期的“基本英语”	206
2. 第四次中国之行: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英语”	211
3. 第五次中国之行:新中国与“基本英语”	219
4. 瑞恰慈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与“基本英语”	227
第五节 “基本英语”在中国失利的原因	231
结论	241
参考文献	245
瑞恰慈生平、作品及资料年表	254
后记	262

导 论

在全球化全面推进、文化冲突不断发生的今天,加强研究异质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成为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对中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给予特殊的关注,探讨中西方异质文化间的影响与融合。中英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而且因为近百年来英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使得中英文化关系特别紧密和复杂。从更大的视角观察,在这一复杂的关系中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东西方文化在碰撞、冲突中寻求着对话、融合,在引进、借鉴中进行了排斥和批判,在共同性中寻找着差异性,在差异性中寻找着共同性”^①。因此拓展东西方文化对话与相互影响的研究领域便显得十分重要。

谈及中西方文化,首先应对本文所涉及的关键词进行梳理。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中”和“中国”的意义比较清楚,故无须赘述。“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华”是一个民族概念,“华夏”不仅是一个民族概念,还有“起源”的蕴涵。在文化的意义上,民族与特定的语言、宗教、历史、文化、种族以及区域有关。中华民族从一个被后人称作“炎黄”的先民起源,孕育出了灿烂的华夏文化。“西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主要指北美和欧洲),又是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指与正统社会主义集团相对应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因为 I. A. 瑞恰慈^②在 1929 年来中国清华大学任教之前,他的重要文艺理论学术著作已在英国完成,而 1931 年初离开中国后,他随后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大部分时光也是在美国度过的,可以说瑞恰慈的思想观念基本代表

① 刘登阁等:《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② 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简称 I. A. Richards)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名气很大,其中文译名有瑞恰慈、理查兹、瑞恰次、瑞恰慈、吕恰慈、吕嘉慈、雷嘉兹、李却茨、李却慈、理查斯、日恰兹、力查兹、栗恰慈、芮卡慈等。为论述方便,除引文外下文将一律采用“瑞恰慈”这种译法。

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思想意识形态。这与上述“西方”概念的所指是基本对应的。“文化”的概念非常复杂,定义众多,而现存的定义从单个看都不是“确定之义”,所以探寻“文化”内涵的历史沿革很有必要。

第一节 文化与对话

虽中国古代就有“以人文化成天下”、“宣文教以张其化”、“文治教化”的文化观,但“文化”这个词更多流行于西方,其真正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词汇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故在这里主要从西方的视角探讨文化的内涵。“文化”内涵丰富,涵盖面极广,政治经济、法律法规、教育制度、风俗习惯、宗教艺术、伦理道德、语言等均属文化范畴。其概念今天多达一百七十多个,例如:“魏斯莱(Wissler)认为‘文化是一民族生活的形式’;乌格朋(Ogburn)氏谓‘文化即社会之遗业’;爱尔华(Ellwood)氏谓‘文化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或制造器具制度的过程’”^①。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文化不仅指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还指一个社会中具有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② 林毅夫把对文化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生产工具和器具层次,如筷子与饭叉、机械、手工、洋枪与长矛;二是社会组织的层次;三是价值和精神的层次,如情与法就反映着不同的价值取向^③。“在论述文化概念的一章里,克拉克洪(Kluckhohn)用了近二十七页的篇幅设法将文化依次界定为:(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2)‘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对行为的抽象’;(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② 爱德华·W. 萨义德是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也是巴勒斯坦立国运动的活跃分子。他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家境富有。1953年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常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也曾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他的英语、阿拉伯语和法语水平都很高。此外萨义德还是一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其主要论著有《东方学》(*Orientalism*)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他在前一本书中指出,西方文化中对亚洲和中东长期错误和浪漫化的印象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借口。该书已成为后殖民论述的经典与理论依据。《文化与帝国主义》则从西方文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西方文化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关系。他还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提出,知识分子应特立独行,保持独立的批判视角,不向当权者妥协。

③ 杨晖等(编):《千年论坛》,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

(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8)‘习得行为’;(9)‘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10)‘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关系的技术’;(11)‘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最后,或许是出于绝望,他转而求助比喻手法,把文化直接比做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①格尔茨(Geertz)本人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②。总之,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维特点、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都无一例外地囊括在文化之中。

从词源和语义上讲,文化从一出现便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 *cultura*,有耕种土地、祭祀神明、培养动植物以及精神修养等义,表示关注、照料某事物,并使其自然生长,例如英语的农业一词就是由 *agri* 加上 *culture* 组成的。经过细化研究发现,拉丁文的 *cultura* 是由拉丁文的 *cultus* 演化而来。*cultus* 有两种含义,一指为敬神而耕种,二指为生计而耕作,所以它最初的意思是为崇拜神灵和物质生活而耕作。^③ 后逐渐被引申为耕作、耕种、栽培、培养、照料、发展、尊重之义,这便是西方文化概念最初的基本含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汉语的“隆”字(后来发展为“龙”),有隆起、增大、增长、变大、长大、发展的意思。中国人对文化的较早解释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观察自然秩序(天文)变化,研究自然规律,总结人事条理,归纳改造自然和社会管理的经验,创制礼、乐、典章制度,教化民众,以流传后世。后来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文化一词由于知识的积累和文字书本的出现而获得了识文认字的学习和教育内涵;由于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具备了道德修养完善、陶冶情操的新义;由于科学和思想艺术的发展而拥有了发明创造和思想艺术上有成就的新内涵。

从内涵演变上观察,文化在与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上,本质上含有自然的对立物和人类的创造物的意义。当把文化看做一个历史进程时,有两点就凸显出来:首先,从进化的角度讲,文化最初并不是早期人科动物因需要而为之,而是从与其生存观念相适应的行为中产生出来的。人可以制造使用工具,作加减法运算,把思想写下来传给后代,别的动物则做不到这些。所以,一般自然物不是文化,但经过人类的改造,满足了人类的需要或寄托了人类的情感,又或者有了人类烙印的自然物才是文化。因此文化有与自

①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 同上,第5页。

③ 李述一:《文化的冲突与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然对立、与野蛮脱离,即开化、教化的含义。文化既是人类进化的因,又是果。其二,文化侧重象征和语言,是长久的思想积累。文化是对人类或某个群体行为的描述和记载。因此,“文化是公众所有的,因为意义是公众所有的”^①。

宏观来讲,历史经历了三大时代:神话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即贵族时代;凡人时代,即平民时代。在从远古时代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化的内涵被界定在以神灵为本、以物质生活劳作为主的基点上。但到了中世纪,文化有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分。随着人类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的思想意识和认识水平亦有了长足进步,这种变化最明显、最直接的体现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此时的文化重点在欧洲已由以上帝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由对上帝的无限崇拜逐渐转向对人类的关爱,由虚无、超自然的空中落到现实、自然的大地上。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世界的发现”史称“地理大发现”,即发现新航道和新大陆,使人们终于摆脱了中世纪那种狭隘的地域观念,使人们的眼界扩展到了世界范围,世界成了人的活动舞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宗教改革的内在性原则将人们的思想目光从天国拉回到人间,即“人的发现”,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消解了宗教的外在权威,走向了人的内在性。最后是“科学的发现”。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树立了理性权威,扩延和加强了人的智力和体力,并使人在思想上从希腊哲学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变成了自然的主人,比如雷达发达了人们的听觉,望远镜增强了人们的视觉,飞机扩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机械提高了人们的体能,电脑增进了人们的智能。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西半球的探索引发了对“原始”或所谓落后民族及其行为习俗进行描述的浓厚兴趣,但这种描述是以某些民族的低劣为假定条件的,认为他们“落后、野蛮、无知、残忍和未经开发或开化”,并同时把他们当做基督教化的首要目标。一些西方人甚至粗暴地把其所谓文明强加于他们之上,开始“文明、驯服、驯化、开化”这些他们称之为的落后民族。“这种文化观带有明显的排他性,即认为‘本’群体拥有的文化一定优于其他群体的文化,因此‘我’有责任抵御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保护自己文化的价值观。此外,这种文化观对自己文化也进行着‘优化’,只承认所谓的高雅文化而不齿于通俗文化。”^②追溯文化最早的含义时还应记得它与自然生长有关。从 16 世纪中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15 页。

②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文化批评理论》,台北: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 年,第 9 页。